



首届西夏学国际论坛专号(下)

杜建录 主编

XI XIA XUE

西夏學

第六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夏学

第六辑

杜建录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学. 第6辑/杜建录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325-5712-7

I. ①西… II. ①杜… III. ①中国-古代史-西夏(1038~1227)-文集 IV. ①K246.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9388号

责任编辑 张祎琛

西夏学(第六辑)

杜建录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16.5 字数 500,000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5712-7

K·1329 定价: 4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西夏学》编辑委员会

主任 陈育宁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天顺	牛达生	史金波	白 滨	李 蔚	李范文
李华瑞	汤晓芳	杜建录	张迎胜	罗矛昆	周伟洲
林英津	荒川 慎太郎	索罗宁	聂鸿音	韩小忙	

《西夏学》编辑部

主编 杜建录

编辑（按姓氏笔画排序）

许伟伟 佟建荣 段玉泉 彭向前

本期执行编辑 彭向前

编辑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目 录

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专号(下)

俄藏西夏本《拔济苦难陀罗尼经》考释	聂鸿音(1)
《三代相照言文集》——活字印刷术	E. И. 克恰诺夫 著 粟瑞雪 译(2)
唐古特译本《贞观政要》残卷考	E. И. 克恰诺夫 著 彭向前 译(14)
透过翻译汉(译)文本佛学文献,西夏人建构本民族佛学思想体系的尝试:以“西夏文本慧 忠《心经》注”为例	林英津(19)
西夏文《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考释	孙伯君(57)
西夏译本《孙子传》考补	孙颖新(70)
黑城所出收付契文书 Y1:W201 考释	许伟伟(75)
《失林婚书案文卷》初探	侯爱梅(79)
也火汝足立嵬地土案文卷初探	张重艳(89)
两件新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书残片考释	邱志诚(97)
关于西夏儒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李华瑞(109)
从交聘仪注之争看西夏的政治地位	杨 浣(116)
汉文《杂字》所反映的西夏社会问题探析	崔红芬(124)
黑水城唐卡中的净土信仰	史 伟(134)
西夏官吏司法审判的职责权限及对其职务犯罪的惩处	魏淑霞 孙颖慧(140)
传统典籍中有关西夏音乐、建筑、礼制等类史料概说	胡玉冰(146)
读史札记五则	彭向前(151)
汉文史料中党项与西夏族名异译考	佟建荣(156)
西夏蕃名官号异译考释	翟丽萍(164)
北宋西北沿边堡寨同名异译考	李晓玉(171)
西夏遗僧一行慧觉生平、著述新探	李 灿 侯浩然(176)
玉山雅集与党项遗裔昂吉的创作	刘成群(191)
西夏文古籍字库建立研究	柳长青(197)
面向语音拟构的西夏古文献数据库结构设计及其实现	叶建雄 单 迪(204)
俄藏黑水城文献《刘知远诸宫调》俗字整理研究	蔡永贵 靳红慧(213)
黑水城汉文文献词语杂释	惠 宏(223)
新世纪初国内西夏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杨富学 张海娟(226)
20 世纪以来辽金民族融合问题研究综述	王善军(242)
稿约	(254)

Main Contents

A Volume o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Xixia Studies II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angut Version <i>Sūtra of the Dhāraṇīs that Remove Suffering and Adversity</i>	Nie Hongyin (1)
<i>Collected Works in Contrast with the Triple World: A Unique Evidence of Movable-typography</i>	E. H. Kychanov, Su Ruixue (2)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angut Version <i>Zhenguan Zhengyao</i>	E. H. Kychanov, Su Ruixue (14)
Attempting to Establish the Xixia National Buddhist Ideology Reflect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Version of Buddhist Works: An example of the Tangut Version <i>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 sūtra</i> with Huizhong's Commentaries	Lin Yingchin (19)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angut Version <i>Xiu Huayan Aozhi Wangjin Huanyuan Guan</i>	Sun Bojun (57)
A Complementary Decipherment on the Tangut Version of <i>Suncius</i>	Sun Yingxin (70)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ontract Y1:W201 Excavated from Khara-Khoto	Xu Weiwei (75)
A Preliminary Study on <i>the Text about the Case of Shilin's Marriage Certificate</i>	Hou Aimei (79)
A Preliminary Study on <i>the Contract about the Case of Yehuo Ruzu Liwei's Land</i>	Zhang Chongyan (89)
Textual Researches on Two Recently Published Fragmentary Documents of Khara-Khoto Chinese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China	Qiu Zhicheng (97)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on the Xixia Confucianism	Li Huarui (109)
The Political Position of Xixia Reflected in the Struggle for the Diplomacy Ceremony	Yang Huan (116)
A Discussion on Xixia Social Problem Reflected in Chinese Dictionary <i>Zazi</i>	Cui Hongfen (124)
The Pure Land Belief in the Thang-kas Excavated from Khara-Khoto	Shi Wei (134)
The Judicial Trial Responsibility and Authority of Xixia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Punishment to Duty Crime	Wei Shuxia, Sun Yinghui (140)
A Generality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Xixia Music, Architecture and Institution in Traditional Classics	Hu Yubing (146)
Five Notes on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eng Xiangqian (151)
On Different Chinese Transcriptions of the Names of Tangut and Xixia Tribes	Tong Jianrong (156)
On Different Chinese Transcriptions of the Titles of Xixia Officials	Zhai Liping (164)
On Different Chinese Transcriptions of the Northern Song Names of the Forts in its Northwest Borderland	Li Xiaoyu (171)
A New Investigation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Xixia Monk Yixing	Li Can, Hou Haoran (176)
<i>Yushan Yaji</i> and the Creations of Tangut Descendant Ongir	Liu Chengqun (191)
On Establishment of the TTF Files of Tangut Manuscripts	Liu Changqing (197)
On Structur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Data Library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angut Phonology	Ye Jianxiong, Shan Di (204)

A Collating Research on Vulgar Characters in <i>Liu Zhiyuan Zhugongdiao</i> in the Khara-Khoto Collection of Russia	Cai Yonggui, Jin Honghui (213)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ords in Khara-Khoto Chinese Manuscripts	Hui Hong (223)
An Review and Prospect of Domestic Study of Xixia Buddhis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Yang Fuxue, Zhang Haijuan (226)
A Survey on the Studies of National Amalgamation of the Period Liao and Jin Since the 20th Century.....	Wang Shanjun (242)
Notices to Contributors	(254)

(Translated by Peng Xiangqian; Rivised by Nie Hongyin)



俄藏西夏本《拔济苦难陀罗尼经》考释

聂鸿音

摘要: 本文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 ИВВ. № 117 号西夏本《拔济苦难陀罗尼经》进行全文翻译和校注, 重点对卷尾的发愿文进行了考证, 指出这部佛经是以贺宗寿为首的西夏大臣们在 1193 年 11 月 3 日出资刊印的, 目的是在纪念仁宗皇帝的“三七”法会上散施。

关键词: 西夏文 佛经 拔济苦难陀罗尼经

这里讨论的西夏本《拔济苦难陀罗尼经》1909年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随即被科兹洛夫率领的俄国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队携往圣彼得堡，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编号 ИВВ. № 117。该书的书题著录首见西田龙雄的《西夏文佛经目录》第142号，^①其后有克恰诺夫给出的版本和内容描述。^②由于存世本的卷尾保留着一篇此前未被学界关注的发愿文，所以其价值当在大多西夏佛经译本之上。本文试图对这个西夏本进行全文解读，重点对卷尾发愿文的作者、写作时间和写作目的进行力所能及的考证。

西夏文《拔济苦难陀罗尼经》由皇太后梁氏共惠宗皇帝（1068—1086 年在位）具名转译自唐玄奘法师的同名汉译本。据克恰诺夫在 1999 年介绍，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本为 1193 年重刊，麻纸经折装，每折 5 行，行 13 字。卷首有版画 2 折，^③正文凡 16 折，其中包括卷尾的发愿文 4 折。全书保存完好，仅卷尾亡佚一折，当是发愿文尾题的最后半句，也许后面还有助缘者的名录，但对正文内容应该没有影响。这个西夏本的原件尚未发表，本项研究依据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蒋维崧、严克勤二位先生上世纪末在圣彼得堡拍摄的照片。下面是加上标点的西夏经文和汉译文，用作翻译参考的汉籍是《大正藏》第 1395 号玄奘译本，^④本文对原书的标点有改动。

原文：

解繹絃類衍義酸蘊菴

[illegible]

屏姜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嫫

① 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第3册，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77年，第33页。

②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с. 445—446.

③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的原件照片，卷首版画描绘的是释迦牟尼佛宣讲《拔济苦难陀罗尼经》的场景。画上有佛、菩萨及听法众凡 18 身，其中四身有汉文榜题，分别为经文中提到的“释迦牟尼佛”、“不动如来”、“灭恶趣王如来”和“不可说菩萨”。

④ 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册，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第912页。

白高乾祐癸丑二十四年十月八日，西正经略使……^①

从文中可以看出，发起这次施经活动的是西夏的几个大臣，为首的名叫“蔭翳”，克恰诺夫音译作 Цон Лду，其中对第二个字的判读有误。事实上“蔭”字在《番汉合时掌中珠》里先后六见，分别用来音译汉语的“兽”、“手”、“受”和“寿”，^②应当读若 sjiw，^③由此我确信这里的“蔭翳”是汉语“宗寿”的译音，指的是西夏仁宗和桓宗两朝的大臣贺宗寿。贺宗寿其人不见史书记载，此前我们只知道他在桓宗朝担任“中书相”的要职，因长期患病而皈依佛教，曾在夏天庆七年（1200）命智广、慧真、金刚幢三位高僧辑录译定诸经的神验密咒，编成了那本流传后世的《密咒圆因往生集》，并在序言里自述：

宗寿夙累所钟，久缠疾疔，汤砭之暇，觉雄是依。爰用祈叩真慈，忤摩既往，虔资万善，整涤襟灵。谨录诸经神验密咒，以为一集，遂命题曰“密咒圆因往生”焉。然欲事广传通，利兼幽显，故命西域之高僧、东夏之真侣，校译三复，华梵两书，雕印流通，永规不朽云尔。时大夏天庆七年岁次庚申孟秋望日，中书相贺宗寿谨序。^④

贺宗寿很可能在编完《密咒圆因往生集》之后不久就因病谢世了。为了怀念他，他的儿子呱呱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法会，会上散施了《父母恩重经》，并用汉文写下了一篇发愿文附在后面，文中称他父亲为“亡考中书相公”：

伏以《父母恩重经》者，难陀大圣，问一身长养之恩；妙觉世尊，开十种劬劳之德。行之则人天敬仰，证之则果位独尊，诚谓法藏真詮，教门秘典。仗此难思之力，冀酬罔极之慈。男儿呱呱等，遂以亡考中书相公累七至终，敬请禅师、提点、副判、承旨、座主、山林戒德、出在家僧众等七千余员，烧结灭恶趣坛各十座，开闡番汉大藏经各一遍，西番大藏经五遍，作《法华》《仁王》《孔雀》《观音》《金刚》《行愿》经、乾陀般若等会各一遍，修设水陆道场三昼夜及作无遮大会一遍，圣容佛上金三遍，放神幡、伸净供、演忏法，救放生羊一千口。仍命工……^⑤

可惜这篇发愿文的尾部亡佚，否则我们当可据以推知贺宗寿谢世的确切时间。

发愿文的尾款有“西正经略使”（𐰋𐰺𐰽𐰚𐰚𐰏）五个字，克恰诺夫认为是贺宗寿（Цон Лду）在当时的官职。我在中原史书里没有找到“西经略使”这个词，只见到《金史》卷六一《交聘表中》里提到西夏有相近的“东经略使”，^⑥而具体执掌则不清楚。参照北宋的职官制度，我们或许可以想定“西经略使”是西夏西部边境地区的军事首长。^⑦不过无论如何，这个官职肯定低于当时几乎位极人臣的“中书相”，^⑧这就是说，作为仁孝朝旧臣的贺宗寿在桓宗朝又得到了升迁。

这场法会的举行地点是“护国宝塔之下”（𐰋𐰺𐰽𐰚𐰚𐰏），克恰诺夫估计这里就是著名的凉州护国寺感通塔。考虑到发愿人贺宗寿在当时的官职是“西正经略使”，而护国寺感通塔的所在地凉州

① 由于下面的文字亡佚，所以我还不敢贸然翻译“𐰋𐰺𐰽𐰚𐰚𐰏”三个西夏字，现在还看不出来这是个人名还是别的什么。

② 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3页。

③ 李范文《夏汉字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5页。

④ 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第1007页。

⑤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9页。

⑥ 《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437页。

⑦ 我至今不能圆满解释“西正经略使”里的“正”字，尽管从字面上看来这有可能是在强调它不同于“副经略使”或者临时代理的“权经略使”。

⑧ 由辽代职官制度推测，“中书相”应该是兼任中书侍郎的丞相（同平章事）。从《宋史·夏国传下》可知，西夏中书相至少还有崇宗朝的王仁宗，他曾以《灵芝歌》与崇宗唱和。参看《宋史》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4007页。

(今甘肃武威)又恰在西夏都城中兴府以西,那么他的这一想法当然并非毫无道理,但从我们见到的西夏资料看,人们似乎只称凉州护国寺塔为“感通塔”,^①而并不称之为“护国宝塔”(𐽀𐽁𐽂𐽃𐽄𐽅),由此想来,克恰诺夫的这个猜测还有待于发掘新的资料来进一步验证。

发愿文的写作时间署乾祐癸丑二十四年十月八日,从文中我们还可以知道,这正是“先圣三七之日”,也就是仁宗仁孝去世后第15天到第21天的祭祀活动期间。《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记载:

绍熙四年九月二十日,仁孝殂,年七十。

宋绍熙四年(夏乾祐二十四)九月二十日相当于公历1193年10月16日,而发愿文写成的乾祐二十四年十月八日相当于公历1193年11月3日,^②距离仁宗“三七”祭祀活动的结束(11月5日)还有两天。大约就是在此期间,贺宗寿率领大臣们组织了七日七夜的法事,做了众多功德,包括刊印散施了这部《拔济苦难陀罗尼经》。

(作者通讯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① 罗福成《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1930年,第158页。

② 克恰诺夫折算为1193年11月4日,比实际日期晚了一天。



《三代相照言文集》——活字印刷术 独一无二的明证

Е. И. 克恰诺夫 著 栗瑞雪 译

摘要: 本文对俄藏 инв. №4166 号西夏文刊本《三代相照言文集》进行了研究。根据书跋的记载,指出该书是研究禅宗佛教流传于西夏的重要史料,并且是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的全部收藏物中为数不多的古代活字印刷品之一。

关键词: 西夏文 禅宗 活字印刷 三代相照言文集

一、文本

инв. No. 4166 号西夏文刊本《三代相照言文集》早已引起了西夏学家的注意。作品大概最早出现在龙果夫(А. А. Драгунов)编写的西夏文书目中,并由王静如将其作为内容“未确定”的著作加以著录。^①该书不知何故未被聂历山(Н. А. Невский)登入资产清册,龙果夫也未将其列入库藏。后来这项工作落在笔者身上,本人那时尚处在西夏学研究的开始阶段。我将作品的名称从西夏文译成汉文,即《三世属名言集文》,用俄语表示为《三代所著圣言集》,附“多为宗教劝喻内容、有简短注释的西夏诗歌和散文作品集”简介。书中曾指出编者慧明和尚和道慧和尚的名字,但刻工杨金的名字标注错误,未在跋中指出其姓为陈。^②该书名曾多次被其他作者提及,直到2000年,中国的西夏学专家史金波教授对该书名提出了一个更确切的名称——“三代相照言文集”,^③我同意他的提议,用俄语表示为《三代相传词汇集》。

此书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跋中明确指出该书系活字印刷。下面我将着重阐述两个方面——以最概略的方式分析该书文本的特点和印刷的方法。

我首先向读者引用跋的全部译文:

我们曾听古代德行高尚的人说:“佛经之中饱含人生的哲理。”于是,我们的祖先收集了很多禅宗诗歌和八类训令,^④在我们居住的流沙地带,^⑤将精妙的教义世代传承。现在本国(大夏国,叶·康·皮奥特罗夫斯卡娅)非常推崇佛教,三代人(禅宗的信徒)皆遵循教义,佛之妙语惠及四

① 龙果夫《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藏西夏书籍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北平,1932年。

②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 54—55.

③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④ 八类(类型、体裁)禅宗歌曲。

⑤ 西夏领土,鄂尔多斯和阿拉善沙漠。

海；^①两位最受尊敬的佛（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互相保佑，布道之声八方皆闻。^②在这些精妙的文集中，我们知道了各种奇闻异事。我们到达了宝山，绝不会空手而归。因此，我们尊敬的朋友慧明和云游僧人道慧和尚等人立下重誓，奉旨完整地收录了原先已有的训令，加以注释，约有50篇；并已多次和大师们一起考校过此书，合理地确定了需要增补（注解）之处。“手书（古训）”6首诗歌、“今训”3篇和“以个人名义”13篇缺少主要经文，则用其他经文的内容来解释。“内增”（文字缺失）20篇和“外修6篇（文字缺失）都是精妙的言语（文字缺失）和解释。该文集有一些我们不理解的地方（文字缺失），还希望懂得这些经文的人们以后完整地解释它们。我们尽力为此，只是希望我们的亲人和其他善良的朋友，世世代代都能遇到品德高尚的大师，领悟真谛。愿我们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让我们的祖先感到荣耀。我们还希望，当今皇帝郑重接受佛位，诸位王公大臣真心修行，全国百姓弃恶从善。衷心希望：法界众生能够脱离苦海，豁然开朗；希望所有人都成为佛的信徒，修行得道。

清信发愿者节亲主 慧（明）

清信发愿助僧 道慧

新集活字者 陈集金

现在我们来看看书的开篇。继标题之后，内容以良好的祝愿开始：

我们向献身佛法教义的先辈们，
和所有创业的大师们，
祈求高深而有内涵的真谛，
愿我们依循因果，
永远成为受欢迎的教义之源，
愿我们能进入尊奉达摩真谛者之列！

以下两首诗歌——《白云释子道性颂》和《白云大师妙悟歌》明确指出，原文讲的是佛教（禅宗）的教义，属白云宗。白云宗正好产生于西夏时期，是白莲教的分支。^③教派创始人孔清觉（1043—1121）和茅子元（1086或1088—1160）。教派名称取自白云庵之名，虽然两位创始人最早是在不大的寺庙里布道的。教派的信徒们还被称为白云菜——白云素食者。专家认为，白云宗首先是针对俗人的，即受过教育的官员佛教徒。佛教正好成为中国文化修养的一部分。后来，在白云宗和白莲教的庇护下，1296年到1308年，一部大藏经在杭州雕刊而成。^④

国家对佛教组织开展活动逐渐加强了监管。赞宁大师（919—1001）论证了这种监管的必要性。他认为，皇帝作为中国国家和社会无可争辩的领袖，是佛教徒所有活动主要的合法监督者。佛教有利于皇帝施政，中国三大主要宗教中的每一支（三大主要教义中的每一个）——佛教、儒教和道教都在国家职能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皇帝的职责是监督三大宗教的活动，使其符合国家利益。^⑤

研究者认为，禅宗的传统主要是中国宋朝统治时期的产物，而非早先的唐朝。俄罗斯的佛教学者托尔奇诺夫写过：“禅宗的制度化过程于11至12世纪逐步完成。”^⑥其中有禅宗经文的俄译文，但没

① 全天下，全世界。

② 即到处。

③ Barend J. Ter Haar, *White Lotus Teaching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Leiden: E. J. Brill, 1992.

④ Peter N. Gregory and Daniel A. Getz, Jr., ed., *Buddhism in the Sung*, Honolulu: Kuroda Institute/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 506.

⑤ 同上书，p. 38。

⑥ Е. А. Торчинов, Введение в буддологию: Курс лекци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2000, с. 196.

有禅宗诗歌的译文（诗体经文）。^①

至于向读者推荐的这本书，虽然上面没有标注年代，但它可能属于 12 世纪，考虑到其以活字版式刊行，也可能属于 12 世纪末至 13 世纪初。用西夏文刊印的经文内容毫无争议地说明，该书属于西夏或大夏国（983—1227），尤其是文中还有一首提到夏国的颂歌。书中收录了该颂歌而未提及译者姓名，这甚至使我们认为，也许这些诗歌最初就是用西夏语写的，哪怕只是部分如此。

当初，笔者发表过该书中这首夏国颂歌的译文，^②但我当年研究西夏语的水平尚浅，确切点说，那只是对颂歌的大致内容进行了充满感情的转述。在此我提出新的译文：

夏国本道门风颂

本道独有国容威严，环视无碍四方通达。
皇脉延续世代相传，门风犹如孔雀开屏。
盛夏清凉而不炎热，因有白雪铺满山谷。
天色已晚月光明媚，降雪之后白云消散。
暮云浮空月气清新，凤凰羽薄狮子雄壮。
独步山林一声长啸，虎豹青龙侍奉其后。
两人伴之缓慢行走，步履一致尾随左右。
时值秋雨绵绵之际，雪谷洞中有朋矗立。

颂歌肯定不是译自汉文，尽管诗中赞美嵬名氏皇帝统治的光荣王朝，儿子继承父亲的皇位，以及夏国按自己的道路发展都很有分寸。已取得的胜利得到邻国的承认，他们眼里再没有拒绝承认的目光。对国家自然环境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禅宗的精神。月亮（喻指西夏）散发光芒并非因天空暗淡，而是其自然属性。而国家的边界也不仅仅是由区分黑白的、云中飘落的雪来确定。白云明显暗示了白云宗的禅学教义，这些云中飘落的雪则指的是教义的传播，它同样无法确定禅宗的影响范围。凤凰是吉兆的标志，狮子是强大的象征和佛的修饰语之一。青（黑）龙同样是吉兆，而老虎和豹子象征着人民及其国家的力量和勇敢。颂歌最后几行具有明显的寓意——可把两个缓行的人理解为西夏的两位邻居——契丹和中国（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该颂歌可能是 12 世纪初的作品），我们从另一本西夏文献《碎金置掌文》中得知，正是“契丹缓步行”。^③他们所处的时代是衰落的时代，是秋雨阵阵和山里降初雪的时期。雪渗入洞穴中，即指衰败已经到了最深处。

在研究书中用西夏语表达诗歌押韵时，荒川慎太郎将一些颂歌译成了日文，即《循着水路获得知识的人》（原文第 76—8a 页）和《痛苦与忧伤之歌：警防暗箭》（第 34 a—38 b）。^④下面为了证实诗歌文本的特点，我也向读者展示一下自己的译文：

颂歌

到底有没有大师呢？
如果没有大师，知识从何而来？
如果有知识而没有大师，
那谁会认识大师？

（同上，36 页）

① И. С. Гуревич, Линь-цзи лу, *Памятники культуры Востока*, XV,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1; *Буддизм в переводах: Арьманах*,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2, с. 35—128; 1993, с. 88—99; К. Ю. Солонин, *Чаньские истин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8.

② Е. И. Кычано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 1968, с. 277—278.

③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кн. 1, с. 81.

④ 荒川慎太郎《西夏诗の脚韵にられる韵母について——〈三世属明言集文〉所收西夏语诗》，《京都大学言語学研究》第 20 号，2001 年，第 211—221 页。

《使遵循教规者自警的十二条建议》也很有趣：

1. 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三德：崇拜祖先、尊重朋友、保持沉默和遵守神奇的法规（妙法），彻底摆脱从四方包围你的犯罪活动和不公正行为。
2. 打开大门和关上大门：
应永远对一切恶念关闭大门。
应对施行菩萨善事敞开大门。
3. 在路上、市场和家里：
勿恶语伤人，勿扰乱人心和发动叛乱。
保持安静，与众不同，懂得安静的休闲和沉默。
4. 在修行途中和家里均保持操守：
完全不知休闲，永远离家，
不使他人受伤害，不求功名，
凡事保持自我、特殊的我！
5. 迈出家门槛，成就大事业：
只追求最主要的——关注教义和菩萨的益处。
回避世俗事务，甚至不谈论之。
6. 离家：
毫不迟疑，在孤独中离家，
全心全意行万事，不能（以下文字缺失）
7. 夜晚离家：
在午夜夜色掩护下去寻找远方的光明，
只要尽力去理解教义，
就永远不会孤单。
8. 有妻，离家：
如果掌握了三种妙法（控制身体、言行和思想），
内心将佛光普照！
9. 有妻，归家：
五方佛阐明严守教规的生活，
夫妇共同修行能使五部法身^①更加兴旺。
10. 避开任何俗事：
依靠金刚王的三种力量，^②
消除世间的不幸和灾难。
当你只依靠自己，
而全力修行时，
就不会被流放。
11. 世俗家事：
保持安静与沉默，
如在狱中。

① 五部法身——法身的五种属性或如来有灵性的肉身——他高于所有的道德目标，安详并超脱于所有的谬误，充满智慧，无所不知。

② 三种力量（三力）：个人、如来、佛的内在本质。

永远摆脱所有世俗的烦扰和忧伤！

12. 外来者的生活法则：

不在如脏屋子一样的污浊之处生活，

永远保持心灵纯洁，

不遵循其它错误的教义。

（同上，38 a—39 6 页）

以上援引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描述出作品内容的特征。可以充满信心地说，该书是研究禅宗佛教流传于西夏的重要而有前途的史料。

二、印行

我们现在所讲的这本书，是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的全部收藏物中为数不多的古代活字印刷品之一。正如我们先前所说，其跋中已明确指出，该书系用“活字”印刷的。史金波教授认为，这本书和其他用活字印刷的西夏文献，是“世界上保存至今、最古老的活字印刷的样品”。^①

众所周知，印刷术出自中国，但是任何关于印刷术的发明地点和发明者的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临近 10 世纪时，中国开始广泛普及造纸术，主要是用破布添加各种植物纤维来制作。^②12 世纪，西夏已经能够生产宽 30—35 厘米，长 40—75 厘米的纸张。据全苏造纸工业研究所 1964 年所做的分析，造纸的原料主要为“棉纸碎布纸浆”、“亚麻纸浆”和大麻纤维。而在中国，墨汁是用灯的煤炱加胶（樱桃树脂）制成。在具备上述原材料的基础上出现了雕版印刷术——用木版印刷经文，经文被反刻在木版上。据一些文物和保存下来的经文中提到的印刷来判断，印刷术大概于 9 世纪出现在中国西部的四川省。^③迄今已知的第一件确切无疑的木刻印刷书——《金刚经》上注明的日期是 868 年 5 月 10 日。这卷长 4.8 米，宽 24.4 厘米的经文用 6 块木版印在 7 张纸上（1900 年被斯坦因发现）。^④10—13 世纪的中国宋朝统治时期，雕版印刷术空前繁荣，^⑤并成功地取代了手抄本。然而在世界许多国家，抄本和印本曾长期并存。弗鲁格曾指出中国印刷术发展的特点：“按照西欧的概念，雕版印刷术或借助木版的印刷只不过是印刷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为产生真正的活字印刷术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则相反，雕版印刷术从其出现那一刻起至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活字印刷术，特别是在初期，作为一种创新，并不具备大的实用价值。”^⑥下面我们将尝试回答一些问题，如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活字印刷术没有在中国本土取得特别的成功，而在西夏人和回鹘人那儿却得到了巨大发展？为什么在几乎两个半世纪之后，活字印刷术才传入欧洲？

正如我们知道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是毕昇，他的发明可以追溯到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用胶泥制成字印（字体），然后焙烧。他用铁板作为活字盘，把铁板涂上松香、蜡和纸灰的混合物，再在铁板上叠加一个铁框来隔行。这样铁框内就充满了粘土活字，组成一个密匝匝的印刷版——字模。^⑦然后他将字模用火烘烤，并用光滑的板子压平表面。当印刷数千册甚至更多的书籍时，这种印刷方法的效率就体现出来了。每个字都制成单独的印模，常用字和虚词等则制成二十多个印模。木盒作为活字盘，在木盒中每个字都按韵排列。每个韵都在活字盘上用纸签标注出来。活字盘中没有的印模则立即当场制作。为什么毕昇倾向于用胶泥而不是木头做印模呢？原来，木质印模遇潮易膨胀变

① 史金波《西夏活字版文献及其特点》，《历史文物》1997 年第 6 期，第 22 页。

② 刘仁庆、胡玉熹《我国古纸的初步研究》，《文物》1976 年第 5 期，第 78 页。

③ P. Pelliot, *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 Paris, 1951, p. 40—41.

④ T. F.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1955, p. 60.

⑤ К. К. Флуг, *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печатной книги сунской эпохи (X—XIII вв.)*,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1953.

⑥ 同上，第 57 页。

⑦ 同上，第 60—61 页。